

写诗十二课

流沙河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1
流沙河

写诗十二课

责任编辑：张 扬
封面设计：韩健勇

写诗十二课

流沙河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4.375 插页2 字数81千
1985年5月第一版

1985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0.100 册

书号：10374·38

定价：0.72元

自序

真好，写诗投稿的人一年比一年更多了。我所寄迹的《星星》每月来稿七八千件。北京的《诗刊》则两倍之。初学写诗的人往往徘徊苑外，朝寻暮觅，不得其门而入，渴望有人指点指点。谨遵《星星》两位负责同志之嘱，写《写诗十二课》连载本刊，起自1983年1月号，终至12月号。又遵《四川青年》编辑同志之约，写《悬壶说诗》连载该刊，起自1983年5月号，终至12月号。两文载完，编成一册。耕牛脱轭，明年还是去业余写诗吧。

这是写给门外人读的书，一以浅显为归。苑内的诗人请不要读，以减轻我的惶悚不安。若能稍有助于初学者入门，我将欣然雀跃。

流沙河 1983年12月18日在成都《星星》编辑部

目 次

写诗十二课

选 题	3
结 胎	9
立 足	17
搭 架	25
起 头	34
动 情	44
显 象	50
成 象	56
组 象	65
分 层	75
跳 层	85
结 尾	94

悬壶说诗	105
------------	-----

写诗十二课

选 题

主题与标题·主题是外表·主题
思想是内涵·诗有关键·主题有
大有小·选择主题·不要跟风

【第一课】

这里说的选题乃是选择主题。一首诗有一首诗的主题。艾青的《向太阳》主题是他向往着太阳。他在诗中抒写自己对光明的太阳的向往之情。闻一多的《死水》主题是他诅咒一沟死水。他在诗中抒写自己对腐恶的死水的憎恨之情。公刘的《五月一日的夜晚》主题是赞美五一节北京天安门前狂欢之夜。他在诗中描写焰火、灯山、狂歌、笑舞的盛况，抒写自己的豪情。这三首诗，前两首的太阳和死水各具象征意义，后一首是写实的。它们的主题都很明白，只须看看标题就知道主题了。一般而言，看了标题就知道主题。可以这样说，标题的用处就在于它能帮助读者了解主题。也有看了标题以后暂时还不知道主题的，看完正文以后，才发现这样的标题仍然是帮助读者了解主题

的。此外还有以“无题”作标题的诗，不过主题仍然是有的，且明白的。

现代主义文学理论中有“无主题”的文学，自然也包括“无主题”的诗。笔者说不清楚，这里置之不论。

主题具有外表性，应该是一目了然的。一个明明白白的主题，对一首诗说来，乃是起码的要求。任何一个人，哪怕他是文盲，只要他具有口才，都能使自己的谈话有一个明明白白的主题。如果他谈起话来东拉西扯，层次不清，我们就会打断他的谈话，问他：“你到底说的是什么呀？”我们的意思是要求他的谈话有一个明白的主题。谈话的主题不明白是由于他缺乏口才。所谓口才就是思维能力和语言功夫的结合。一首诗，东拉西扯，层次不清，没有一个明白的主题，往往是由于作者缺乏笔才。所谓笔才就是思维能力和文字功夫的结合。而这两样东西都是可以通过勤学苦练获得的。

下笔以前想清楚，下笔以后写清楚，这样做了，一首诗就会有一个明明白白的主题了。虽然这不一定是一首好诗，但是它总能够让人了解写的是什么。最忌下笔匆促，迷信神思，乱跑激情之马，写些不知所云。你也许遇到过这样的人，他跑来拉住你，哇哩哇啦，挥手顿脚，不停地诉说着一些使你茫然的话。你只好劝慰他：“不要激动，慢慢说吧。”若把“说”字改成“写”字，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劝慰下笔匆促的初学写诗者。

主题总得包含着某种思想，这种思想就叫主题思想。

主题具有外表性，一目了然；主题思想则具有内涵性，并非一目了然。请以公刘的《五月一日的夜晚》为例。原诗如下：

天安门前，焰火象一千只孔雀开屏，
空中是朵朵云烟，地上是人海灯山，
数不尽的衣衫发辫，
被歌声吹得团团旋转……

半个世界站在阳台上观看，
中国在笑！中国在舞！中国在狂欢！
羡慕吧，生活多么好，多么令人爱恋，
为了享受这一夜，我们战斗了一生！

1955.5.

前面已经说过，这首诗的主题是赞美五一节北京天安门前狂欢之夜。前段的四行和后段的前两行，这六行已经把这一个一目了然的主题推出来了，这是外表。加上结尾两行，包含在这个主题内的思想即主题思想便圆满了，这是内涵。内涵比外表深一层，所以并非一目了然，读了还得想想才能领会。如果不要结尾两行，这首诗的主题仍然是明白的，主题思想也是有的，不过太肤浅罢了。加上结尾两行，主题思想便深化了。可见结尾两行乃是这首诗的关键。这首诗的主题思想包含在主题内，显露在关键上。初

学写诗者宜从这类有关键的诗学起，便于驾御。另有一类无关键的诗，主题思想不但包含在主题内，而且隐藏在全诗中。请以卞之琳的《断章》为例。原诗两段共四行：

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/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。/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/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”这是一首写得很好的朦胧诗，但不易学。这首诗在三十年代很有名，被认为是现代派作品。

人类生活中的万事万物万象，只要富有诗意，都可以成为诗的主题。这个范围太宽阔了，从太阳到一沟死水，从星空到一只贝壳，从社会的变革到个人的遭遇，从时代的强音到历史的回响，从劳动到爱情，从打仗到做梦，都未超出这个范围。甚至可以说，范围无限大；也就是说，没有范围。正如万事万物万象，对人类说来，有轻重之分一样，诗的主题显然也有大小之别。赞美祖国、赞美人民较之赞美山川、赞美恋人，描写浩浩的时代风云较之描写小小的瞬间印象，孰大孰小，不言自喻。当然，前者同后者不是对立面，两者不但可以互相渗透，而且可以融为一体，成为一首诗的主题。但是两者之间总不能划等号，毕竟还有大小之别。提倡选择重大主题完全是正确的。何况国家值此改革之际，事关民族盛衰与人民休戚，有志之士莫不发愤，诗人岂能无动于衷？

不过不要忘了，我们是在写诗。一首诗的优劣取决于多种因素的作用，主题只是因素之一，且非决定性的。主题决定论显然是错的。大主题出好诗，也出坏诗；小主题

出坏诗，也出好诗。笔者无意于劝大家去选择小主题，不要去选择大主题，幸勿误会。

诗人选择主题的说法不全面；全面的说法应该追加一句：主题也选择诗人。俗话说：“十根指头拉不齐。”诗人也是这样。经历不同，教养不同，学识不同，秉赋不同，思想不同，趣味不同，机会不同，在主题的选择上自然也有所不同。选择什么样的主题入诗，不可能有随心所欲的绝对自由，虽然，也有自由。初学写诗者总宜通过创作实践反复地认识自己的器质，以便扬长避短，经常选择对自己说来是最佳的主题，同时又得发愤图强，解放思想，不要固步自封，主动地去选择一些重大主题。

选择什么样的主题入诗，实在没有规章可循，只有这一条：从实感出发。常常想，细细想：什么事，什么物，什么象，是你经历过的，目睹过的，感受过的，而且耿耿于怀，印象深刻，至今难忘，一说起就会激动不已的？这样的事、物、象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社会意义，积极的或是消极的？把它写入诗，读者能理解，并产生感情上的共鸣吗？会不会由于存在着某些难以弥补的缺陷，而被人误解呢？曾经有人已经写过了吗？你去写它入诗，会不会同别人撞车？你真的是非写它不可，不写它就感到遗憾吗？

从实感出发，写你自己的，不要去跟风。初学者总爱去写春天，写早晨，写黄昏，写月夜，好象这些时候诗特别多，殊不知这些主题都是中外的古人早已写滥了的。如果没有实感，就不要去写；纵然有实感，如果没有新意，

也不要写。初学者爱读诗，发表欲很强烈，不免模仿报刊上的诗作，选择时新的流行主题入诗。人家写星我写星。人家颂绿我颂绿。人家赞美煤被压在地底下，如今挖掘出来，燃成熊熊炉火，献身四化，我也跟着去赞美。人家骂河卵石磨掉了棱角，变得圆滑，我也骂。人家自比路旁的野草，饱受脚踩轮轧之苦，春来依旧萋萋挺拔，我也跟着去变了爬地草。人家写乡村因新政策而富裕，我也写农民老大爷到银行去存款，或叫儿子买电视机。凡此种种，都是跟风。

主题范围广阔无限，永远不可能有人满之患。让实感引你去开垦新地吧。常常记住，太拥挤的地方就不要去。

结 胎

珠胎暗结·一个意念促成结胎

·一个意象促成结胎·逆生的

诗和顺产的诗·利用佳句结胎

【第二课】

任何一只海贝，乃至任何一只河蚌，壳内都有一层明亮艳丽的胶质物，学名珍珠层。很多海水贝类和淡水贝类都是不育珍珠的，徒有着好看的珍珠层罢了。只有极少的水贝类育珍珠，通称为珍珠海贝。任何一只珍珠海贝只有在受到了外界的某种刺戟以后，才可能育成一粒珍珠；没有外界的刺戟，便没有内育的珍珠。在这里，外界的刺戟乃是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。有些珍珠海贝捞起来了，剥壳检视，壳内没有珍珠，就是因为没有受到外界的某种刺戟。

所谓外界的某种刺戟，举例言之，一粒细沙漂入一只珍珠海贝的壳体，牢固地粘嵌在海贝的肌肤上，肌肤因抽搐而被细沙擦伤，这就是一种刺戟。这只海贝一张一翕，

想把这粒细沙推出壳去。结果不但推不出去，而且引起进一步的擦伤。海贝疼痛难忍，便分泌出珍珠原质的胶液，将细沙包围了，层层涂裹，形成一颗珠胎。成语所谓“珠胎暗结”就是这么一回事。对了，这倒有点象写诗呢。

一首好诗正如一颗珍珠，先结胎，后成形。外界的某种刺戟使诗人结胎于内心。而引起“擦伤”的那“一粒细沙”又该是什么呢？一般而言，该是一个意念，一个因外感而萌生的意念。这个意念，在诗人的心中，也在诗人的笔下，逐渐清晰，逐渐完善，逐渐深刻，最后成为这首诗的主题思想。古今中外，从意念起步的诗多得很，也有写得非常好的。从意念起步，只要这个意念确实是来自有物有象的感受，而不是来自无影无踪的冥想，有何不可！这样起步不同于从概念出发。为读者诟病的从概念出发是指某些作者脱离社会生活，闭眼不看现实，专心演绎概念，写出来的作品又假又空。而从意念起步，结成一首诗的胚胎，仅仅是创作过程的发轫罢了，譬如万里之行刚刚启程，前头还有遥遥迢迢的形象思维之路。

朱自清的《光明》显然是从意念起步的诗。如下：

风雨沉沉的夜里，
前面是一片荒郊。
走尽荒郊，
便是人们的道。
呀！黑暗里歧路万千，

叫我怎样走好？

“上帝，快给我些光明吧，
让我好向前跑！”

上帝慌着说，“光明？
我没处给你找！
你要光明，
你自己去造！”

1919.11.

算来这是五四运动那年写的诗了。当时朱自清是一个思想激进的大学生，在黑暗里寻找光明之路。这首诗结胎在末尾两行：“你要光明，/你自己去造！”寻找光明之路，不能祈求上帝（暗指统治阶级），只能自己去闯，这个意念便是促成“珠胎暗结”的那“一粒细沙”，而且最后成为这首诗的主题思想。这首诗的构思过程，我想，该是先有结尾做胎，然后倒退成形的，譬如分娩，这算“逆生”，脚先出来。

中国的旧体诗多在结尾点题。所谓点题就是推出主题思想。这个主题思想常常是诗人因外感而萌生的那个初始意念的发挥。所以旧体诗“逆生”的居多。五四新诗在面貌上迥异于旧体诗，在思路上仍然摆不脱传统的影响。何况当年的五四新诗人都会做“逆生”的旧体诗呢。朱自清在1919年“逆生”了这首《光明》岂是偶然的么？

一个意念促成结胎，这个意念最后成为主题思想，如《光明》这样的，可以举出很多，这是一类。还有一类，也是一个意念促成结胎，不过这个意念最后没有成为主题思想，如《太阳》（《诗刊》1980年8月号）那样的，估计不会很多。在这里举《太阳》为例，只因为是拙作，便于交代构思过程。晴夜看天，那密密的恒星都是遥远的太阳，而我们的太阳只是肉眼可见的六千颗恒星中最平凡的一颗罢了。仅在银河系内，这样的恒星就有一千五百亿颗之多。我们的太阳在银河系内，同那些恒星比较起来，实在算不了什么。这是常识，天文爱好者哪个不晓得，要我多嘴。文革风起，这一点点常识也会引出“犯罪”言论，你说怪不怪！有感于此，一个意念在我心中悄悄萌芽。不过那时忙于糊口，没有想到写诗。到了1979年春，随着思想解放之钟敲响，这个意念便结胎了。于是有这样的诗行在我心中跳动：“固执迷信的只是我们自己/她（太阳）原是一颗平凡的恒星”。及至下笔后，幻想着美丽的星际远航，激思着灿烂的未来世界，我才逐渐地明白了，我不应该停留在宣传天文常识、破除迷信上面，我应该更上一层楼，赞美人类探索未知领域的壮举。所以我的那个初始意念（批判固执迷信）最后没有成为《太阳》的主题思想，虽然也在诗中有所发挥。

前举两例都属于一个意念促成结胎的诗。此外还有一个意象（imagery）促成结胎的诗，如艾青的《西湖》。如下：